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

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作品名稱	**穿行於色塊與飢餓的隙縫**

城市的飢餓不是自腹腔升起的，而是從一塊塊發光的五吋液晶螢幕裡滲透出來的。

正午十一點四十五分，高架橋底下的陰影逐漸被直射的日頭蠶食殆盡。柏油路面在島嶼溽熱的盆地氣候裡泛起一層油亮晃蕩的光暈，像隨時會融化下陷的黑色軟糖。幾十輛機車在滾燙的白色停止線前擠成一團，引擎低沉而焦躁地空轉著，廢氣混著柏油路被高溫炙烤出的刺鼻氣味，直往安全帽的下顎縫隙裡鑽。

在這座龐大島嶼的街頭，人被重新定義為兩種鮮豔而對立的顏色。

一種是帶著螢光質感的桃紅，另一種是沉穩卻鑲嵌著螢光綠標邊的墨黑。那一方方巨大而笨重的保溫箱，像某種人造的方形甲殼，突兀而堅固地生長在每一輛普通速克達的後座上。紅與黑在水泥叢林的血管裡高速穿梭、急煞、變換車道，彼此在停等紅燈時短暫並肩，卻很少交談。唯一劃破安全帽內悶熱窒息的，是固定在龍頭手機架上、此起彼落響起的那一記尖銳蜂鳴——那是系統派發任務的短促音階，是一道無聲卻不容置疑的敕令，宣示著某個隱身於冷氣房內的陌生胃袋，正透過衛星訊號，向這座城市的烈日發出飢餓的訊號。

低頭，滑動指尖，接單。那一刻，你不再是擁有姓名、記憶與疲憊的個體，你是被一根隱形光纖牽引的游離工蜂。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習慣將機車龍頭上的手機支架視為這座城市的義肢。它以一種冷酷的精確度，將街道拆解為一段段被秒數規訓的座標。它不在乎巷弄深處盛開的九重葛，不在乎轉角那堵紅磚老牆上斑駁的歲月，更不在乎你在迎面而來的驟雨中是否還睜得開眼。在演算法那雙沒有眼瞼的眸子裡，城市只是一張由預估送達時間、最佳轉彎弧度與每小時遞送單數拼湊而成的二維矩陣。

取餐的過程總像一場沉默而倉促的交涉。推開連鎖便當店或手搖飲店那扇油膩黏滯的玻璃門，冷氣的寒流在皮膚表面激起一陣細密的雞皮疙瘩，隨即又被油煙與熱湯的濁氣吞沒。櫃檯後方忙碌的雙手甚至不曾抬起頭看你一眼，店員的視線在平板電腦與油鍋間跳躍，吐出一串冰冷代碼：「三號機，後四碼六二八一，還要五分鐘。」

那是一組剝離了語言溫度的密碼。在那個狹窄的取餐等候區裡，三、四個背著保溫箱的身影靠牆站著，汗水順著鬢角滑進領口，浸透了排汗衫背後那塊早已泛起白鹽漬的深色區域。沒有人寒暄，大家只是低頭盯著各自發光的方寸螢幕，看著那根象徵倒數的紅色進度條緩慢爬行。每一秒的延宕，都是對下一個路口綠燈的透支，是對下一筆微薄報酬的無聲剝削。

熱騰騰的紙盒被重重裝進塑膠袋裡，塑膠提把在手中勒出一道白痕。小心翼翼地掀開

機車後座保溫箱的魔鬼氈，那刺耳的撕裂聲在擁擠的騎樓下顯得格外清脆。魔鬼氈的邊緣早已磨損起毛，裡頭的銀色隔熱鋁箔在無數次湯汁傾覆與顛簸碰撞中，布滿了深淺不一的油漬與褶皺。那一格格狹小的方寸空間，是這座城市食慾的暫存艙——剛出鍋的鹹酥雞、滴著水珠的去冰微糖青茶、盛在厚紙碗裡的滾燙麻辣燙、或是昂貴精緻的舒肥雞胸沙拉。

你像一個虔誠而焦慮的信徒，用泡棉隔板與乾毛巾將這些湯水死死固定，生怕一記突如其來的急煞，便會讓那層薄薄的封膜破裂，讓辛苦奔波的一小時化為一則帶著負面評價與扣款賠償的系統通知。蓋上箱蓋，拉緊扣帶。轉動油門的瞬間，保溫箱沉沉地壓在後輪避震器上，車身猛地一沉，引擎發出一聲沉悶的低吼，重新一頭扎進正午滾燙的車流之中。

常有人將這份穿行於街衢的工作比喻為「自由」。在招募看板與商業文案那光滑無暇的修辭裡，這是一場打破朝九晚五枷鎖的現代漫遊：沒有主管的指責，沒有辦公室隔板的逼仄，只要有一輛機車與一隻智慧型手機，整座城市的道路便隨你奔馳。

然而，唯有真正把雙膝與脊椎浸泡在每日十幾個小時震動裡的人才懂得，這種所謂的自由，不過是一座沒有實體圍牆、卻精密無比的數位全景敞視監獄。

你確實可以隨時按下「暫停接單」，但只要指尖離開螢幕，無情跳動的生活開銷便會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湧來：房租、油錢、機油更換費、耗損的輪胎皮，以及下個月即將到期的健保費帳單。演算法深諳人性的脆弱，它用一組組精心設計的「趟次獎勵」與「限時加成」，像釣竿前懸掛著的一截胡蘿蔔，誘引著你在體能耗盡的邊緣，再多跑兩單、再多衝一個熱區。

你在這座迷宮裡獲得的不是自由，而是將自我徹底外包給機率與代碼的幻覺。你被賦予了選擇何時踩下油門的權利，卻失去了停下來觀看日落的餘裕。

最艱難的時刻，往往不在豔陽天，而在暴雨傾盆的黃昏。

島嶼的夏季午後雷陣雨總是來得又急又烈。天色在十分鐘內由慘白轉為鉛黑，狂風穿過高樓大樓的狹縫，將行道樹的枝葉吹得瘋狂搖曳。豆大的雨滴砸在安全帽的透明鏡片上，發出劈劈啪啪的爆響，視線在一瞬間化為一片模糊的光斑。路面迅速積聚起混濁的水窪，汽機車捲起的泥水像一道道骯髒的浪花，劈頭蓋臉地潑在雨衣上。

每逢這種時刻，手機螢幕上的單量便會像開閘的洪水般瘋狂湧入。螢幕被雨水打濕，電容感應開始失靈，指尖在濕滑的玻璃上反覆划動卻無法確認接單，焦躁感隨著冰冷的雨水滲入衣領，順著脊樑一路下淌。

雨衣從來不是防水的屏障，它只是一層延緩濕透的薄膜。外頭是冰冷刺骨的暴雨，裡頭是悶熱蒸騰的汗水，兩股液體在布料深處交融，將整件衣服黏在皮膚上，沉重、冰涼而窒息。

但你不能慢下來。因為暴雨中的送餐時限從不會因天候而寬限分毫。

輪胎在滿是油漬的白實線上打滑，煞車皮發出令人牙酸的尖叫；視線被前車揚起的水

霧遮蔽，只能憑著對路況的肌肉記憶在車流的縫隙間穿梭。那一刻，你深切地感受到肉身的卑微與脆弱——在呼嘯而過的大卡車與公車巨大的黑色車輪旁，你與你的機車不過是一葉隨時可能被狂風吹翻的扁舟。

每一次平安抵達路邊，將車架撐起，聽著引擎排氣管在雨水澆淋下發出滋滋的白煙時，胸膛裡那顆狂跳的心臟，才會重新落回肋骨深處。那不是英雄主義的冒險，而是一隻被飢餓的巨獸驅趕在風雨中的螻蟻，用命運的齒輪，去換取一碗能夠果腹的熱飯。

當穿過漫長的雨幕，抵達導航終點時，等待著你的，往往是另一重沉默的空間階級。

有些是門禁森嚴的新興高級住宅。大理石鋪就的大廳光可鑑人，冷氣帶著一種高雅而疏離的香氛。警衛在厚重的玻璃門後用審視的目光打量著你滴水的雨衣與沾滿泥漿的鞋履，隨後指向側邊一處不起眼的後門或警衛室死角：「放那邊桌上就好，外送員不能上樓。」

有些則是幽深曲折的老舊公寓聚落。樓梯間沒有窗戶，日光燈管發出將熄未熄的微弱嗡鳴，空氣裡瀰漫著陳年油煙與貓便溺混雜的酸腐氣。你必須提著沉重的餐點，手腳並用地爬上五樓、六樓。狹窄的梯級早已在數十年的踩踏中磨損下凹，扶手上積著一層厚厚的黑垢，每一次蹬踏，小腿肌肉都在酸痛中抗議。

當好不容易爬上六樓，站在那扇鏽跡斑斑的鐵門前時，門鈴往往是壞的。

你只能抬起手指，用關節輕輕叩響冰涼的鐵皮：「你好，外送。」

門內傳來拖鞋拖曳過地板的沙沙聲，隨即，門開了一條微小的縫隙。很少有人會將門完全打開。大多時候，只是一隻蒼白的手從門縫裡探出來，接過塑膠袋，甚至連一聲「謝謝」都省略在門軸重新閉合的沉悶碰響中。更普遍的情形，是在備註欄裡那行簡短而冷酷的指令：「放門口地上，拍張照上傳，不要按電鈴，不要打電話。」

退後一步，舉起手機，將那袋尚在冒著熱氣的餐點與冰冷、布滿灰塵的水泥地板同框攝入。閃光燈亮起的剎那，照亮了門口堆積的舊鞋、拆開的網購紙箱，以及一雙正透過貓眼在門後無聲窺伺的眼睛。

那是現代都市最荒謬也最真實的隱喻：我們透過最先進的雲端網絡與全球定位系統，將熱騰騰的食物送入同一個空間維度的陌生人家中，但兩顆靈魂之間的距離，卻隔著一道比地心引力還要沉重的鐵門。

這座城市極度渴望被餵養，卻又極度恐懼彼此的觸摸。

外送員成了這場龐大孤獨病理中的影子。我們穿梭於這座城市每一處隱密的皺褶裡，看過獨居老人門前堆積的空藥袋，看過年輕租屋族門口散落的空啤酒罐，看過徹夜未眠的工程師在清晨點來的一杯濃縮美式。我們見證了這座城市所有的空虛、飢餓與疲憊，但我們自己，卻始終游離在光影之外。

夜深了。凌晨一點，忠孝東路上的車流漸漸稀疏，高架橋上的路燈拉出一道道橙黃色的光軌。

白日的喧囂沉澱下去，城市卸下了防備，露出它冰冷而真實的骨架。路邊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清粥小菜與豆漿店門口，幾輛貼著不同顏色標誌的機車零星停靠著。幾個同樣疲憊的中年男人坐在塑膠椅上，安全帽隨手擱在油膩的折疊桌旁，額頭上還勒著一道深深的紅色壓痕。

有人點了一支菸，青白色的煙霧在夜風中被迅速吹散；有人捧著一碗滾燙的貢丸湯，一口接一口緩慢地吞嚥著，眼神空洞地望著空蕩蕩的十字路口。

沒有人談論夢想，沒有人談論未來。在這個時段依然守在馬路上的靈魂，背後大多拖曳著沉重得無法啟齒的生活重量：也許是一筆創業失敗留下的銀行信貸，也許是家中臥床長輩每個月昂貴的照護費用，也許只是為了替即將開學的孩子，湊齊下一期的私立幼兒園學費。

綁在後座的保溫箱，盛載的不只是別人的晚餐，更是他們自己搖搖欲墜的尊嚴。

我曾問過自己，在這些由秒數、里程與紅綠燈堆疊起來的歲月裡，我究竟留下了什麼？

沒有一份可以用文字印在名片上的履歷，沒有任何可以累積的年資與退休金。當你卸下保溫箱、熄掉引擎的那一刻，你在系統的伺服器裡便瞬間退化為一個無效的節點，連一絲數據的餘溫都不會留下。

然而，當我看著自己的雙手——那雙因為長期暴曬而泛著黑紅、指關節因為常年緊握油門而長滿厚繭的手掌時，我心中卻升起了一種近乎蒼涼的踏實。

我們是這座巨大城市的擺渡人。在它最脆弱、最飢渴、最孤獨的時刻，是我們用血肉之軀做底盤，將生活的柴米油鹽，一點一滴、毫無差池地運送進那些緊閉的窗扉裡。我們見過黎明破曉前這座城市最乾淨的晨曦，見過暴雨過後橫跨在觀音山頭的雙道彩虹，也見過午夜無人的空曠大道上，那顆孤獨高懸的啟明星。

凌晨兩點半，手機螢幕上的訂單終於沉寂了下來。

關掉應用程式的瞬間，原本焦慮閃爍的螢幕歸於一片深黑。耳邊那些喧囂了一整天的蜂鳴聲、導航機械的合成女聲，以及車流狂暴的嘶吼，在一瞬間被夜色溫柔地收攏。

微風吹過汗濕微涼的額頭，帶著深夜特有的清冷與露水氣息。

我將車停在河濱公園的高架橋下，熄了火。引擎散熱片在靜謐的夜色裡發出一聲聲極其微弱、清脆的金屬收縮聲——叮、叮、叮，像是一顆在狂奔了一整天之後，緩慢平復下來的金屬心臟。

拔下鑰匙，靠在依然溫熱的坐墊上，我抬起頭，望向天際那片被城市光害染成絳紫色的雲層。

明天正午，當飢餓的警報再度拉響，這座城市將再次被無數道紅與黑的流光所撕裂。我們依舊會戴上安全帽，跨上機車，像一粒粒微小的塵埃，重新投入那場永無休止的齒輪運轉之中。

但至少在這一刻，在風穿過安全帽繫帶的短暫寧靜裡，我的呼吸、我的疲憊、我那具尚在隱隱作痛的真實骨骼，完完全全地，只屬於我自己。